

LIFE AND YOUTH

人生与少年

最后的欢乐

[英]伊丽莎白·韦伯斯特著

朱曾汶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239035

最后的欢乐

〔英〕伊丽莎白·韦伯斯特著

朱曾汶 译

基藏



10354659

安徽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徐海燕

人生与少年系列

最后的欢乐

[英]伊丽莎白·韦伯斩特 著

朱曾汶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合肥市杏花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 插页: 1 字数: 80,000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5400

ISBN 7—5396—0505—7/I·441 定价: 2.10元

主编寄言

说它是漫长的也罢，说它是短暂的也罢，人总要度过自己沉甸甸的一生。如将人生比作赛程，那就该有一道起跑线；如果比作旅行，那也该有个出发地。这起跑线和出发地不是人呱呱坠地的那一刻，也不是混沌未开的婴儿期和色彩斑驳的童年期，这些时期虽然也是那样地重要和复杂，但人在这时并不能把握自己，他是完全被动而不是自觉的。这只能算作未来的赛程或旅途的准备。真正开始自己人生的，是每个人的少年时代。

少年正处于自己一生的转折期。他的目光开始由混沌变得清晰，他的生活由被动转向主动（因为得不到更多的主动，所以生活中充满无数琐屑的抗争）。少年的

心理最丰富、最活跃，但也常常是尴尬的，难以言喻的。少年最容易爆发人生的激情和自豪感，容易因一时的成功而踌躇满志，目空一切；但也最易于灰心失望，自惭形秽，因为在一刹时发现了自己的狼狈而终日抬不起头来。那颗日渐蓬勃地饱胀起来的少年的心，催促着他同外界交流，而他又是那样地不善于交流，不懂得怎样一种交流才是正常而不过份的，才不至于“犯规”（因为人们再也不会把童年时代所易得到的那种宽容还给他们了，今后的人生将布满看不见的荆棘）。他们感到了孤独和惶惑。他们正开始走一生中最关键的几步路，但脚步是不和谐的……

有什么办法呢？每个人都是从这样的时期走过来的。不管是当今的伟人，是显赫的名流学者，或只是一名幸福或不幸的家庭主妇，谁都走过那样一段不和谐的路。

我们当然也有过那样的时期，至今还对那时各自的经历充满无限的回味和慨叹，并因此迷上了写作的生涯，在自己的创作或评论中总也脱不开人生与少年的旋律。同时我们也不无忧郁地观察着今天的少年朋友，盼望他们能顺利地走过这片充满着美丽的青春色彩，同时又处处充满着不和谐的泥泞的芳草地。我们知道少年人需要最知心的朋友，当身边缺乏这样的朋

友时，书也许可以成为最好的替代物。书店里的书虽然琳琅满目，专为少年人准备、让少年人从中接触世界、品尝人生的，却并不多。为此，我们着手编起了这样一套名为“人生与少年系列”的小丛书。

丛书将向大家推荐世界各国近期发表的、以少年为主角的优秀作品；丛书还将包括中国作家撰写的少年小说与散文、传记、报告文学等，并将郑重推出几本与少年真诚交谈人生况味与人生体验的书。希望它们能得到少年朋友的喜爱。也希望象我们一样对已逝的少年岁月满怀回味和感叹并亲切地关注着今天的少年人的成年朋友们，也能爱上这套小小的丛书。

1990年6月，于上海。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4
第三章.....	42
第四章.....	64
第五章.....	87
第六章.....	107
第七章.....	124
第八章.....	138

第一章

一片树叶滴溜溜地旋转着飘落在他脚边。他俯身把它捡起来，捏在手指中间。即便是一棵树也要死的，他心中暗想。尔后，他向树叶看着。叶子幼小嫩绿，是被一只飞鸟碰落或一阵风刮下的。这么说，眼下肯定是春天了。不再是秋天。不再是年末岁尾。

他突然感到他从未真正注意过季节的更替变化：他总是一年到头在国外奔波，猎取新闻，然后赶回这儿忙忙碌碌的伦敦新闻社。真的是春天到了吗？在国外，季节是不同的，要末接连几个月下雨，要末烈日当空，没完没了。他当然从来没有闲功夫停下来仔细观察一张树叶。

可是这儿？这儿的天空是灰暗的，他

手中的树叶是绿的。

他朝前走着，他的双脚机械地把他带往舰队街^①。他沿台阶走向繁忙的编辑部，走过的时候向门房点了点头，说道：“早上好，乔治。”

门房露出了笑容。“早上好，杰克先生。”他喜欢杰克。虽然杰克是个大名鼎鼎的电视人物，每次新的国际危机发生都由他采访，可他采访归来从来不忘记叫乔治的名字，向他问好。

杰克在编辑部停下脚，举目四顾，有一种奇怪的不现实感。电话丁铃铃地响着，电传打字机咯咯地叫着，一颗颗脑袋伏在写字台上。没有人注意他——他们实在太忙了。

他沮丧地耸耸肩膀，穿过喧闹的大房间，向里面主编室走去。从开着的门里，他看见主编正在电话里向不知哪个倒霉蛋怒气冲冲地嚷着。

杰克扬了扬眉毛，向坐在主编室门外一张办公桌前的记者比尔问道：“主编忙吗？”

比尔是杰克的知心朋友，听了这话露出一个苦笑。“他还有什么时候不忙吗？”接着，他看见杰克

① 伦敦的舰队街是英国传统的新闻中心，全国性的报纸大多集中在那里。

神色有异，又补问了一句：“不过他会见你的。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

杰克摇摇头。“现在不要。完事以后我们去喝一杯。”

“什么事？”

可是杰克已经走进主编室，把门关上。

“早上好，杰克，”主编招呼了一声，同时结束了他在电话里的训斥，把听筒砰地放下。“是我叫你来的吗？”

“不，我是主动来找你的，主编。我想辞职。”

“辞职？”主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在开玩笑吧？”

“我是当真的。”

“可是——”主编慌了，“你是我资格最老的驻外记者，最最好的一个！什么原因？缺钱用吗？”

“不，不是这回事。”杰克站在那里望着主编，目光中流露出留恋和遗憾。“就因为……我需要清静一下。”

“写书吗？”

他踌躇了一下，“可能吧。”

主编仔细端详着他。杰克脸上有一种异样的东西使他感到不安。那张脸还是那样英俊，可能比以前稍

稍瘦了一点？那双饱览人间沧桑的眼睛还是那样坚定、清澈而深邃——是不是更阴沉了一点？他无法断定，可是杰克身上总有样东西，一样近乎虚弱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事？”主编冷不防问道。

杰克耸耸肩膀。“我只是想出去好好动动脑筋。”

“去哪儿？”

“不知道。就是出去。我需要有段时间独个儿呆着。”时间，他暗忖，我需要时间。

“你要请假不论多久都可以，辞职万万不行！你可以领全薪，直到你定出计划为止。”

杰克好象有点窘了。“我也许什么计划都没有。”

“别胡闹，”主编断然地说。“人人都得有个计划。不然的话，你靠什么生活呢？”

“靠我的积蓄，也可能写一本书，弄点稿费。我用不着太多钱。”

主编鼻子里哼了一声：“说得倒象！”

杰克转身要走：“我会和你联系的。”

出于某种不能解释的理由，主编站起身，抓住杰克的胳膊，关切地说：“请多多保重。”

杰克走出主编室时，比尔朝他脸上看了一眼，立刻跳起身跟上前去。半道上，杰克的另一个最要好的同事曼尼也参加进来。他们三人一同去附近一家酒店，

大伙午休时都在这家酒店聚会。杰克从人丛里挤向角落里一个小火车座，四面八方的人都向他致敬问好。

“这儿比较静，”他说着，给自己和两位朋友各买了一杯啤酒。

比尔把一双长腿塞在桌子底下，皱起眉头问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杰克？”

“什么事？”杰克假装不懂，竭力使声音显得天真和满不在乎。

“关于辞职的事，”比尔的声音很呆板。“你要知道，隔墙有耳啊。”

一阵静默。我怎么能告诉我的朋友，说我快要死了呢，杰克暗忖。这听来多么荒唐。我怎么能够说我不再是亲密的杰克，不再是足智多谋、临危不惧的老手，人人都能信赖的好伙伴？这一切都不再正确。现在我必须把我的工作移交给另一个人，一个不会死、不需要照顾的人。可是我不能对他们实说。这只会使他们难受。

“我要走了，”杰克最后这样吐出了一句。

“去哪儿？”曼尼问。

“不知道。去一个安静的地方。”他突然感到有点头晕，忙喝了口啤酒，定了定神。“我得找所房子。”

“我姐姐在乡下有所小屋，没人住，”比尔慢条

斯理地说，“欢迎你去住。”

“在什么地方？”

“就在格洛斯特郡一个山谷里。”

“山谷，”杰克做梦一般喃喃地说：“英国的春天！”

“你醉了，飘飘欲仙了。”曼尼玩笑地说。

杰克大笑起来。

“我给你地址，”比尔继续严厉地说。“不过有个条件：你得和我们保持联系。怎么样？”

“哦，我会的，”杰克表示同意。“我会和你们保持联系的。”

当他把乡下房子的地址揣在衣袋里离去时，两个朋友关切地目送着他。

“他有什么心事？”曼尼问，他那表情丰富的脸庞上流露出极大的不安。

“我不知道，”比尔回答，语气比曼尼更加不安。

“不过我认为他总有一天会告诉我们的。”

乡下屋子造在山腰里，面朝西南，背靠一片山毛榉林。屋子很小，四四方方，是用淡黄色石子砌的，窗玻璃反照出落日的余晖。在荒芜的花园和坍塌的土墙下面，是一个陡削的绿油油的斜坡，一直往下通到

山脚边。这儿，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从繁花似锦的草地中穿过，潺潺地流进一个周围长满芦苇的小湖。褐色的湖水那样平静，水鸭呷呷地在湖中掠过时，在水面留下细小的箭头。湖的四周，芳草如茵，树木丛生。非常静，非常美。

杰克高兴地舒了口气。这样的静谧和悠闲！在这里，他肯定能够顺利地解决他必须面对的一切问题。

他把汽车停在车道口，自己拎了行囊，沿着一条小石子路步行到小屋的篱笆门前。这么一小段路都使他感到累。他暂时闭上眼睛，默默地和疲累抗争。他从来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他的肉体总是毫无怨言地接受挑战 and 艰辛。可现在呢？

他毅然睁开眼睛，劈面看到一个活泼的、棕色皮肤的小男孩，坐在篱门上，摇荡着腿，正在冲着他笑。

“喂，”男孩说，“在这儿住久吗？”

“可能吧，”杰克惊异地回答。

“给你弄点牛奶来好吗？”男孩提议道。“还有鸡蛋？”

杰克点点头。“好主意。”

男孩显得很高兴。他从篱门上滑下来，老练地向西沉的太阳上面的明净天空瞥了一眼。“明天是大晴

天。”

“那很好，”杰克说，拿起行囊，把篱门推开。当他再转过身时，男孩已经没影儿了。

屋内的陈设十分简单。一个大起居室，粗糙的石头墙壁，后面有一个小厨房。家俱是栎木的，抛光的木地板上铺着两块碎呢地毯。楼上是两间小小的卧室，开出窗去就是山坡，通向下面的小湖。楼梯后面，沿着倾斜的屋顶，是一个浴室。

杰克赞许地四下望望，挑了一间从窗外望出去视野更广阔的卧室。室内家俱很少，只有一张床、一只五斗柜、一把椅子和一块淡褐色的羊毛地毯。

屋子里有自来水，但是没有电，不过厨房里倒有一个小煤气灶。洗澡水似乎是起居室的炉火烧的。夏天怎么办？他犯疑。可能是洗冷水澡。不过，到夏天他恐怕已经不在了。

在他的思绪能循着这条无益的途径发展下去之前，开着的门上有人敲了一下。

棕色皮肤的男孩站在那里，笑咪咪的。他手里拎着一罐牛奶、一只自制的面包和一篮鸡蛋。“农场老板娘说周末付款。”

“好的。”杰克点着头说。

“木柴在堆房里，”男孩又补充了一句。他站在夕

阳里，遍体棕黄。他的蓬乱的头发是棕色的，他的眼睛是棕色的，他的鼻子上的雀斑也在他那晒黑的皮肤上撒布一阵淡淡的棕黄。就连他的褪色的衣服也是土黄色的。

“我带你去看天鹅，”孩子转身走去时说。“明天好吗？”

“好的。”杰克表示同意。他想，我已经在盼望着什么了。他莞尔一笑，进屋去了。

第二天早晨，他早早醒来，几只睡意朦胧的鸟正开始啁啾。他分不清它们的叫声，可那不是一只慵懒的斑鸠吗？接着，另一只完全清醒的鸟试着发出一串嘹亮的、笛子似的鸣声。那肯定是画眉。当他躺在床上倾听的时候，一小把砾石沙地一声撒在窗玻璃上。他下了床，走到窗前，努力不去理会自己动作越来越迟缓。

男孩正站在窗下，昂着头向他露出欢迎的笑容。

“下来吧，”男孩说，“这是一天中最美妙的时刻！”

杰克穿好衣服，走进一个刚刚洗濯过的世界。每一张树叶上都有晶莹的露珠，他的双足在草地上留下一串银色的脚印。

“那是我的画眉，”男孩说，手向一棵梨树的梢头一指。“去年从巢里掉下来，大家都说它活不成了，叫我把它的脖子扭断算了。可是它活下来了！我开头给它吃面包和牛奶，后来给它喂鸡食。它经常停在我的肩膀上，头钻在我头发里睡觉。”

“睡在你的头发里？”

男孩用手揉揉他那一头棕色的长髻发，笑了。

“还以为我是它妈妈哩。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发现它在笼子里扑腾，直想出来。我知道是时候了，就放它出去，可是只要我拿调羹在杯子上一敲，它就会飞回来。现在还是这样。”他抬头向梨树浓艳的花丛里望着，向鸟吹了个口哨。鸟也向他吹了个口哨。

“看见吗？它还记得我！养了它一冬天，就在你的花园堆房里。这儿一月份的雪大极了。鸟儿实在难，没东西吃。我每天给它送吃的来。”他从衣袋里拿出一片面包，捏碎了扔在地上。“现在它已经有了后代……巢里有五个蛋。”

梨树上的画眉用一只滚圆的眼睛向他瞅着，发出一阵欢快的歌声，然后一振翅飞下来，开始啄食撒在地上的面包屑。

“养家了，”男孩评论道。“早上好，大鼻子！”他向鸟儿招呼。“你说得对，它是一位体面的老夫